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# 玉米伴炎夏

每每徜徉小城街头，总看见炕红薯、煮黏糯玉米、桂花糖藕的小摊，香味直扑鼻翼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而我的思绪，总不期然地飘回到故园老家，飘回到儿时充满温情的玉米地，以及在玉米丛里玩闹嬉戏的欢快场景。

在朴素而多情的苏中平原上，顺长青碧的玉米，是庄稼的新娇娘，是我们嫡亲的姐妹。

和高粱、向日葵一起，玉米们吮吸甘露，沐浴晨光，比肩而立，整饰而分明，似一排排天然的绿篱笆，把一畦畦青菜、南瓜、黄豆和水稻巧妙地隔开。玉米的绿，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那种幽邃之绿。玉米娉娉婷婷，就像明清小品文，节节段段都精彩。

玉米秆和孩子们齐肩高了。青青的玉米林，碧绿如海，郁郁葱葱，一派盎然，放眼望不到边儿。在雨后清凉阳光的折射下，扯出一缕缕金灿灿的丝线，轻盈地穿梭跳跃在绿色的林海里，给人一种厚重黏稠、熙熙攘攘的欢愉感。

在冰蓝的萤火和聒噪的蝉鸣中，玉米愈发丰满窈窕，在风中发出飒飒脆响，伴随着稻田里的潺潺田水声和清越的蛙鼓声，村庄在夏天风度翩翩、激情洋溢。

孩提时代，我们在玉米丛中忘情地疯闹着，把玉米须移植到脸上，汗水混合着灰尘绘成了大花脸。还折根玉米棒当成了陀螺。玉米在铁锅里舞蹈，逼仄土灶间清香缭绕。咬嚼之，柔韧清甜，啾啾有声。玉米也可

落在地，最后在一阵求饶声中才罢手。

我们一有闲暇，便窜到田里掰几根玉米棒子，回家叫母亲放进粥锅里，晚上便可啃到玉米解解馋儿。有时放进锅膛火灰里炕玉米，吃成个大花脸，成为舞台上的黑脸包公了。

玉米秸尾部一截含有较多糖分，嚼着便渗出淡淡甜味。于是，我们便把玉米秸的尾段一截玉米棍子掰下来，当甘蔗吃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“甜甜儿”是家乡土地对我们最丰厚的馈赠。

在乡间，玉米吃法颇多。清水煮嫩玉米是最本真的吃法。玉米在铁锅里舞蹈，逼仄土灶间清香缭绕。咬嚼之，柔韧清甜，啾啾有声。玉米也可

切成段，掺进冬瓜排骨里煲汤，捧碗吮吸，味蕾立陷鲜美的沼泽中。母亲还会用玉米糊涨玉米饼。在铁锅里摊熟透的玉米饼，两面金黄，油光锃亮，边缘焦黄，中间起孔，散发着阵阵清香。轻咬一口，满嘴都是温甜糯腻的香，感觉寻常日子竟是这般的温柔可亲。

乡间办红白喜事的人家，餐桌上总有玉米炒虾仁豌豆、玉米炒鸡丁等佳肴，令食客们领略到温婉的田园风情。玉米饅子又称“龙须”，烧水喝，就是“龙须茶”，老辈人说有利尿消肿的功效。

顶不住夏天烈日曝晒，嫩玉米过几天就老熟结实了。玉米秸秆已被晒干水分，如柴禾一般。干爽的玉米叶，如蝉翼般在风中作响。玉米棒子掰下

后，揸去皮，吊在南墙屋檐下晒干。放在簸箕或筛子里用锥子揉搓。机碎了，制成玉米糝，可熬粥，佐以腌冬瓜籽、苋菜梗，成为消暑佳品。剥剩的玉米蕊子晒干，乡亲们可用来烧火或者炭炉。

栖居小城，每每看见路摊上摆放整齐的玉米，一股乡愁倏忽传遍全身。卖玉米的村妇健硕爽利，揸开的玉米露出丰盈瓷实的身段。剥开的玉米和绿叶，静静地平躺着，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小品。

掰玉米、炕玉米的情形，犹如一幅精致绝伦的工笔画，镌刻在我的心壁上，清晰而持久。那浓郁的清香，滋润着我的乡愁，让我在喧嚣尘世保持一份悠远的淳朴和淡定。

□宫凤华

## 风是夏天的情书

□裴圭超

烈日当空，万物皆苦。夏天的阳光如同烈火一般，将大地烘烤得滚烫，空气中弥漫着热浪，仿佛能将人烤焦。橙黄的火焰在空气中跳跃，蒸腾的湿热扭曲了远处的景致。在这样的季节里，炎热不断搅动着人们躁动的心绪，每一次呼吸都似在吞噬干燥，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渴望着抚慰。此时的人们心情难免烦躁不安，四处寻觅一丝凉意，以驱散心中的炎热。恰在此时，若有一阵夏风袭来，即便是微风细语，亦能瞬间让身心如沐甘霖。风不但带走了一丝丝的暑气，也带走了人们心中的烦躁。

夏风是天地间最无私的赠予，是自然之力最温柔的抚慰。它并非空调房中机械冷风可比，亦非电风扇下人造热风所能及。它是凉爽的、清新的、天然的。夏风，源自广袤的田野，穿越繁茂的林间，带着泥土的芬芳掠过村庄的屋顶，带走了炊烟的余味，带来了饭菜的香气。海洋吹来的夏风，带有咸咸的海味和微微的潮湿，其跨越重洋，探访过无人孤岛，抚摸过静谧的沙滩，最终抵达我们的城市。从山间滑过的风，则带着泥土的芳香及松树的清新，它穿梭于密林深处，游走于山谷之间，挟带着大自然的秘密，抚去他们额头的汗珠；它缓缓掠过送水工的身影，为他们带来片刻的喘息；它更是不经意间，吹过建筑工地，为那些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带去一丝丝的凉意与慰藉。夏风，是劳动者心中的一片绿荫，是他们辛勤汗水的最佳回报。当一阵夏风拂面而来，仿佛饮下一

杯香茗，顿感身心舒爽，所有的烦恼与暑意都随风而去。

夏风有时像个顽皮的孩童。它悄悄地来到你的身边，轻拉你的发丝，偷吻你的脸颊，然后躲在一旁痴痴地笑。当你四处寻找时，它又忽然从背后跑出，推你一把，让你不禁笑出声来。夏风还懂得如何将花草的香气、泥土的芬芳、海水的咸味完美融合，创造出夏天独有的味道。这种味道，是童年草地上奔跑后的余香，是青春岁月里第一次牵手时留在指尖的清香，是年老时坐在摇椅上远望时的淡香。每一种气味都带有记忆的深度，穿透时空，触动心灵最柔软的部分。

夏风又如同一位婉约的恋人，轻轻拂过，留下一封封动人的情书。它将文字写在每一片叶子上，写在每一朵云彩上，写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。风在夏日里写下的情书，不仅仅是自然的表达，它还是时光的见证。每一次夏风的吹拂，都是岁月对我们的轻轻呢喃。我们在风中成长、欢笑，也流过泪，那些被风吻过的瞬间，最终都凝聚成了记忆的点点滴滴。或许在未来某个夏日，当我们再次感受到那熟悉的夏风时，所有美好的回忆都会随之苏醒，聆听那风中流淌的温暖，阅读那不著一字的爱恋。而那些在夏夜里辗转反侧的人们，常常会被风抚摸至梦境深处。梦里，或许有清风徐来，有月光如水，有遥不可及的向往，也有触手可及的温柔。这一夜，他们把收到的情书反反复复品读，让每一句话都刻在心上。

风是夏天的情书，携带着无尽的温柔与清爽，穿梭在蓝天与绿野之间，将每一片叶、每一朵花、每一滴水都轻轻吻过，留下夏天的印记。

## 蜀葵花开自成林

□赵小强

在老家，蜀葵是最常见的一种花卉。它不择地势，不选土壤，只要种子能够扎根，便会葱葱茏茏地生长起来。沟堰旁，菜园里，房前屋后……都可以觅见它的身影。或许真如诗句“能共牡丹争几许，得人嫌处只缘多”说的那样，因为太过于平凡，太过于繁盛，最美最华丽的光芒，反而显得黯然失色。

内心深处，我还是特别喜欢锦葵的。当大地披上了绿装时，锦葵花硕大的叶片就伸展出来，生机勃勃中格外醒目，以致后来冒出亭亭玉立的花茎，多株聚在一起，便有了故乡夏日里独特的风景——蜀葵花开自成林。

蜀葵，很有诗意的名字。好像是来自远古的仙子，带着神秘而优雅的气质，而自身泼辣而热情的性格又显露无疑，悄然葳蕤萌发在这片土地上。唐代诗人韩琦有诗云：“炎天花尽歇，锦绣独成林。不入当时眼，其如向日心。”道出了欣赏锦葵花时的多味心情。

注目一丛蜀葵林吧，比如位于乡间的小路旁，或一片开阔的空地上……远远望去，一片片火红的热浪扑面而来，那是蜀葵花林盛开的繁华景象。

近看蜀葵花，犹如火焰般燃烧，热烈而奔放。那些花朵硕大，直径可达二十厘米，质地如丝绸；有些花瓣层层叠叠，色彩鲜艳，红如火焰，淡似粉霞，白若霜雪……每一朵花都像精心打扮媲美的女子，在清风中翩然起舞，以独特的魅力为季节增添一抹抹芳华。

蜀葵的花茎高挑笔挺，直立向上，仿佛在向天空诉说着自己的骄傲。叶子们翠绿欲滴，紧紧相连，托举陪衬着明艳的花朵，让其显得更加鲜艳夺目。

“向日层层折，深红间浅红。无心驻车马，开落任薰风。”蜀葵花的花期较长，从春到夏，它们始终保持着最佳的盛放姿态，即使谢了，也“抱香枝头”，不落零风尘。

夏日清晨，晶莹露珠挂在花瓣上，当阳光倾洒，蜀葵花便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，高贵气质瞬间散发；到了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映照在蜀葵上，又为其增添了几分温柔和浪漫的气息……

锦葵花香气淡雅，平朴而怡人，花瓣微甜有弹性。曾尝母亲做过一道“锦葵花拌面”的美食：将洗净的锦葵花瓣与些许面粉搅拌，煮熟，浇上蒜泥、油辣椒粉。入口处爽滑Q弹，花朵溢出的“美”从味蕾吞下，又沿着肺腑散发出来……

而今再遇锦葵花林，感觉那已不仅仅是自然的奇观了，说是心灵的栖息地更觉稳妥。锦葵花开中，暂时忘却尘世的烦恼，沉浸浮想联翩中。再看村里孩子们在花间嬉戏，老人们在这里悠闲地散步，青年们则在这里寻找灵感……这又是一幅幅多么和谐灵动的人间盛景啊！

蜀葵花开自成林，它们用自己独特而挺拔的生命力，诠释着普通植被的顽强与绚烂，也让我学会了珍惜当下，学会了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美丽。

家乡的蜀葵林，犹如一首首优美隽永的诗章，永远镌刻在我记忆深处：璀璨盛开，不负韶华！



博罗有着丰厚的舞狮文化，以铁场郭氏醒狮最具代表性，每逢佳节或重大日子，必有舞狮助兴 博罗文旅供图

## 故园西瓜岁月甜

□李丽萍

故乡的夏日，总在蝉鸣嘶哑时裂开第一道西瓜缝。每当回忆起那些遥远又美好的时光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，那是独属于我与父亲的西瓜情。

小时候，夏日的午后总是炎热难耐。柏油马路晒化了鞋底，炙烤着大地。老蒲扇摇碎了阳光，竹椅吱呀声和着蝉鸣搅动得人们愈加烦躁。在这样的时刻，西瓜便成了我们全家最期待的消暑佳品。

父亲是个勤劳的人，每年都会在自家的小院里种上几株西瓜苗。从播种、施肥到浇水，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，精心呵护着这些幼苗，仿佛它们是他最珍贵的宝贝。甚至父亲用井水兑豆渣施肥，号称祖传秘方。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，西瓜苗一天天茁壮成长，藤蔓爬满了整个小院，一个个嫩绿的西瓜也渐渐鼓了起来。

到了瓜熟蒂落之时，我总是跟在父亲身后，兴奋得像只小猴子。看着那又大又圆的西瓜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父亲把西瓜放在井水里泡上一会儿，让它变得更加清凉可口。

浸泡好的西瓜冰凉舒心，随着刀刃与瓜皮摩擦的沙声，瓜汁顺刀背蜿蜒的凉意如一把细腻的刻刀，在我心底深深镌刻下关于父亲的记忆。已经垂涎欲滴的我捧起父亲切下的第一块西瓜忘我地朵颐起来……

看着我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父亲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那些夏日的午后，我和父亲常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一边吃着西瓜，一边听父亲讲着那些古老而又有趣的故事。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温暖，就像这夏日里的微风，轻轻拂过我的心田。我靠在父亲的怀里，望着天上的白云，听着他的故

事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有时候，父亲还会和我玩“吐籽摆字”的游戏。他会把西瓜籽吐在地上，摆成各种字体让我猜。我总是猜得五花八门，惹得父亲哈哈大笑。在那些欢声笑语中，我感受到了无尽的快乐和幸福。

如今，父亲的背已不再挺直，脸上也爬满了皱纹，但那些与父亲一起吃西瓜的美好回忆，却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，不禁想起了那句：常思幼岁乐无边，父影相随岁月甜。檐下捉虫同趣戏，灯前说史共情绵。

岁月变迁，再也回不到故乡小院，再也吃不到父亲亲手种的西瓜了。炎热的夏日，吃着超市买的西瓜，虽然也是一样的清凉可口，但少了那么一点父亲的味道，让我欣慰的是香甜了岁月。

## 爱不能计算成本

□李艺群

三姐姐从香港回来，落脚在二姑娘家。大老远的，回来一趟不容易，我在群里邀约：周末来我们的小家相聚。大家各居一地，平日都忙，难得见一面，都欣然答应。

时间太瘦，指缝太宽，转眼就到了周末。我早早起床，买菜、煮菜、煮凉茶。大姐姐、二姑娘、三姑娘一起打车前来。吃水果、喝茶，聊各自家里的烦心事、趣事。临近饭点，一起做饭，有的切菜，有的炒菜，有的摆碗筷，一阵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之后，几道家常菜就上桌了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。对饮间，我顿生出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的那种温馨感。

大姐姐买来的大西瓜有十多斤。傍晚，我切瓜给母亲送去，跟母亲说婆家的三个姐姐中午来家里吃饭。母亲问：“都回去了吗？”我答：“下午回去了。”母亲说：“自家兄弟

姐妹就应该多走动。”我算了一笔账给母亲听，打车来回两百块钱，水果和零食一百多，来一趟，只是吃家常便饭，便花三百多，比我今天买菜做饭花的钱还多。母亲开始“教育”我：“咋能那样子算呢？你婆婆不在了，自家兄弟姐妹更需要常走动，亲情才不会淡了。”

我似有所悟，回想今天一起喝茶、闲聊、吃饭的温馨情景，觉得母亲说得有理。一次相聚，亲情便在一餐一饭中更加浓烈。有一件事，我没敢跟母亲提，怕母亲的继续“教育”。前些日子，二姑娘打电话来，很兴奋地说，菜园子里的菜，很多可以吃了，周末让我带上孩子去采摘有机蔬菜。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在脑子里“算账”：来回两个小时的车程，油价那么高，油钱都可以买好多菜了，不划算；去一趟，浪费一天的假期，时间成本太高；天气那么热，躲在家里吹空调，我

看看书，孩子看看动画片，多舒服啊！最后，我以天热，怕孩子中暑为由拒绝了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二姑娘应该很失望。

周末大姐姐打来电话：“明天村里做事，带孩子来玩呀！”“明天是周一，没空呀！”我心中又本能地推辞。大姐姐却说：“姐姐村里一年才过一次节，你们要来走走呀，一家人要常走动，这样才亲。”我被那个“亲”字震到了内心。大姐姐与我母亲年纪相仿，她们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亲情感悟，讲的话如出一辙。如果我总是计算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，那都不要去了。最后与大姐姐约好时间，孩子放学，大人下班后才出发，大姐姐会等我们，无论多晚等等。

仔细想来，我把习惯性的精打细算，运用在亲情上，无疑是错误的，幸亏母亲与大姐姐提点了我，让我明白亲情和爱是不能计算成本的。

## 紫雾垂

□王珏

山野青苍，浓得化不开。沿着石径蜿蜒而上，目光忽被一抹泼天的紫攫住——自峭拔崖壁垂落，浓密得蔽住了山岩筋骨。花蔓如瀑，泼泼洒洒，将整面山壁染成流动的紫云。那紫，是积蓄了漫长沉寂的沉郁，终于喷薄而出的华彩。

走近了，气象愈显万千。藤条虬曲盘绕，如饱蘸浓墨的笔锋，在虚空里挥洒苍劲的线条。紫花累累垂垂，累累缀满枝枝，累累压得藤蔓谦卑地弯下腰肢。细看那花串，并非呆滞一团，自花蒂处晕染开来，由深紫靛靛渐次化为瓣尖轻灵的淡紫，似水墨晕开，又似美人颊边未匀的胭脂。藤花紫蒙茸，厚实如绒毯；藤叶青扶疏，新碧的翠色在浓紫间隙舒展，为华美锦缎衬出鲜活的绿边。花叶交叠，光斑筛下，在青石小径上跳荡，粼粼如碎金。

紫藤的气息尤为独特。初闻是甜软的，仿佛无数细小花朵共同呼出的热烈芳息，缠绵绵绵拂过鼻端。然而甜香深处，悄然沁出一缕清苦，如藤蔓汁液里藏着的山林本味。这甜与苦的交织，竟非胸臆，反生出一股沁凉的意蕴，令人神骨俱清。绿蔓葱葱荫浓，紫袖低垂，香气竟似无形的凉荫，引着人不由自主往花阴深处去，欲寻那甜香交织的源头。浓荫之下，气息如游丝，又似无形无质的凉意，悄然渗入衣襟。

花下置一方小席。花影筛过疏密枝叶，斑驳印在粗陶茶具上。藤蔓垂垂拂过肩头，簌簌轻响，几片落花飘坠，轻吻于茶案。藤萝架顶枝叶

交错，琐细密密如云雾垂落，浓荫如盖，天光艰难挤过缝隙，只筛落几缕金线，在茶烟里明明灭灭地浮动。这浮动的光，映着青瓷盏里微漾的茶汤，似将一潭幽黛之色移入杯中——杯底沉浮的，是紫藤的魂魄，抑或潭水的幽影？茶烟袅袅，纠缠藤花清苦的余息，一时竟不知是茶香染了花气，还是花魂浸透了茶汤。藤枝偶尔拂过石阶，簌簌簌，其轻柔竟可拂过心尖。

光斑在藤架间悄然游走，花影也随之缓缓挪移。花气愈发沉静：初时的甜软渐淡远，藤蔓深处特有的清苦之息愈发清晰，如大地深处传来的悠长叹息。此际风亦识趣，偶有微风拂过，花叶簌簌蒙茸，更衬得周遭岑寂。花架深处，忽有鸟声清越，短促一鸣，划破浓荫，迅疾没入枝叶。这声短促清啼，冷冷然如琉璃乍破，它振翅的刹那，仿佛撞碎了凝结的时光，使得花架下光影的挪移都骤然清晰起来。

花架下阴翳渐浓，垂垂紫藤花串，显出几分沉甸甸的庄严。晚风徐来，花枝轻曳，拂过石阶，拂过苔痕，簌簌之声不绝，仿佛低语。

独坐花下，看天光被藤叶筛碎，散落于茶盏之畔。藤蔓垂垂，光阴亦垂垂，悬垂于天地之间，似有无尽言语欲诉。

原来万物皆有其姿态，紫藤选择了垂落——非是凋萎之垂，而是丰盈饱满后的俯身。它垂向大地，如同生命俯向时光的深邃，并非浮沉，而是沉淀下所有浮华，唯余这脉脉的紫影，与山风同呼吸，共岁月而低垂。